

徐福与日本

衛挺生著

徐福與日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為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為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為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觀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即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徐福與日本

目 錄

卷一 研究之緣起與結果.....	三一一一二二
第一篇 日本始建國史研究之緣起.....	三
第二篇 研究所得之主要論斷.....	四
一、從中國正史之可信紀錄上論徐福與日本.....	四
二、就日本開國之傳說史上察日本始建國者 之事蹟與徐福事蹟之是否吻合.....	二
三、神話之巧合.....	一七
四、年代之巧合.....	一九
五、地下出土物之巧合.....	一〇

卷二一 書成後初步之反響與討論.....二五——三四

第一篇 初步之評語.....二十五

第二篇 初步之討論.....二六

卷二上 日本學者之反響與討論.....三七——六四

第一篇 日本學術界之反響.....三七

第二篇 藤間之神武與徐福皆虛構人物說.....四二

第三篇 家永之漠視科學說.....四八

第四篇 津田之不成問題說.....五一

第五篇 徐昌道所證之日本徐福子孫.....五二

第六篇 答日本學者之評判.....五四

卷二下 與日本家永三郎博士之討論.....六七——三七

一、家永博士第一函.....六七

二、答家永博士第一函.....六七

三、家永博士第二函	二八
四、答家永博士第二函	七〇
五、家永博士第三函	七六
六、答家永博士第三函	八〇
(一) 先定討論之方法	八一
(二) 考古問題之討論	八二
甲、甕棺之來歷	八四
乙、彌生式土器之源流	八七
丙、彌生式文化系統中之其他遺物	九〇
丁、石鐵問題	九二
戊、秦錢問題	九三
(三) 檢討中國之正史	九五
甲、史記漢書所載之徐福王國地理	一〇一

乙、後漢書吳志之東洲賣洲.....

一〇四

丙、魏志倭人傳之臺與及以後.....

一一一

丁、南北朝正史中之倭王.....

一十五

戊、隋書之秦王國.....

一十九

己、藤間生大君書與後漢書.....

一二一

(四) 第三原則下之推論.....

一三二

甲、津田氏之神武爲架空人物說之評判.....

一三三

乙、根據第三原則之結論.....

一三三

(五) 結論慎重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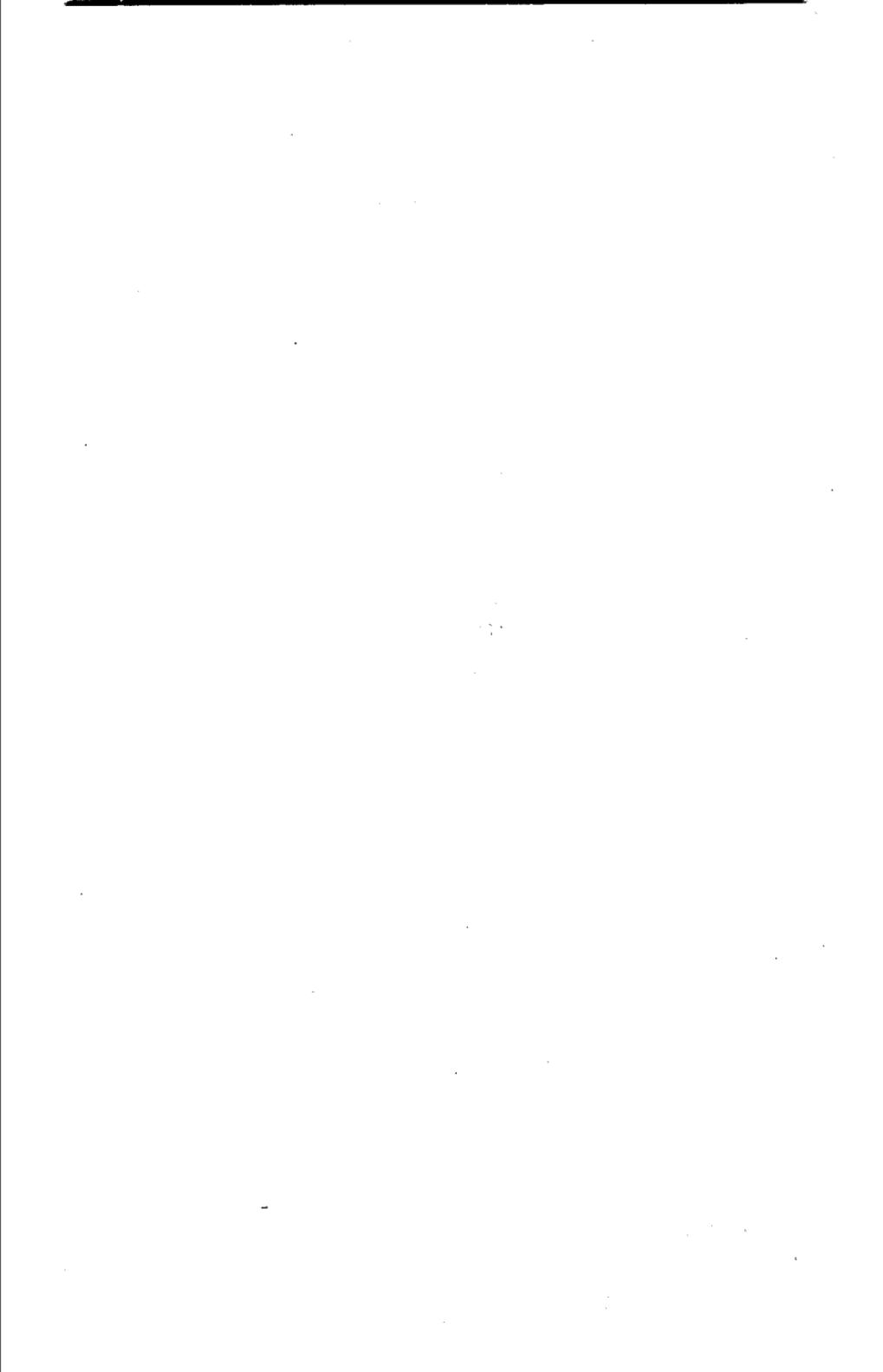
一三六

附錄.....

一三九

楊家駱對『日本神武開國新攷』推薦書

卷一 研究之緣起與結果



徐福與日本

卷一 研究之緣起與結果

第一篇 日本始建國史研究之緣起

世界各民族在其啓蒙時代，往往因政治作用而造作神話，以對付未開化之人民，經十九二十世紀之科學考古，揭發其底蘊，其史前之歷史真相，大致多已明瞭。如希臘民族實出於中歐，印度民族實出於伊蘭之類是也。其他若條頓高盧諸族，均見於羅馬之記載，雖或各有其民族之傳說，然其信史則必徵信於拉丁之古籍。今世歐美各民族之歷史皆已瞭若指掌，更無開明之國家而以神話充作歷史者。日本民族雖亦有其神話，但其先史時代乃在中國史籍大備之時代；以比西方民族非印度希臘之倫而條頓高盧之類也。續中國之紀錄，考地下之古物，再以校其傳統之傳說，則其史蹟之真相自然大白。乃日本學者醉心於以歷史爲政治工具之傳統，故意曲解其歷史，不使信史得展，而使其先史之事蹟久留滯於初民神話與曲解考古之矛盾中，遂使東洋歷史爲之顯然無光，甚至使其國內之野心輩得利用之以作侵略鄰國之政治資本，而造成第二次之世界大戰，與東亞各國之空前浩劫，與日本有史以來之最大國難。且其國難至今未已而日加危險。爲維持此一段歷史之神祕性，日本國民與東亞人民甚至於世界之人民所付之代價實屬過鉅。中日兄弟之間，

爲福之烈可勝言哉！

余不揣謬陋，頗欲以「不在此山中」之身，一研究日本之始建國「天降民族」之「歷史真面目」。在此一研究中，忽發現其建國時代事蹟與中國當年正史所記之徐福東渡事不無關係，愈研究而其事證愈多，且其衆多之程度，爲余始料之所不及。從種種證據之所示，余不得不斷定神武天皇與徐福乃同一人，而徐福王國之建國與日本天皇之開國乃同一事。此一點不但歐美學者未曾論列，即日本學者也鑑於軍閥政治下之易於以文字招禍，而亦從來未便一言及之。余乃論次所得之資料爲一書，題之曰「徐福入日本建國考」，又名「日本神武開國新考」。

就余所考訂者，徐福之先世，出於五帝少皞顓頊之後。在唐虞夏時，皋陶伯益父子爲帝堯帝舜帝禹之聖相。始封於費，其後爲徐。殷周之際其宗支遍佈於江淮泗濟之間，而徐爲之雄長。徐駒王康于西周武王崩成王立時，以東方諸侯之師助殷武庚復國而敗。偃王隨以仁義之師伐洛，而周穆王以楚師敗之。其二十九世孫市字驥，痛惡秦政之暴虐，乃僞爲求仙而藉兵力以徵發人貢物資而入海建國。其睿智英邁武勇，乃東亞歷史之光。

茲將拙著「新考」書中及其書成以來研究所得之主要論點與其斷語，摘要略述於次，以就正於海內外讀者。

第二篇 研究所得之主要論斷

一 從中國正史之可信紀錄上論徐福與日本

中國自公元前四百八十二年魯人西狩獲麟之歲孔子之作春秋絕筆；迄於公元前二百二十二年，史稱爲「戰國之世」。在此二百六十年間，宇內諸侯幾乎無歲不戰，互相兼併，後皆一一爲秦所兼併，最後僅餘一齊。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亦即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政使王賁擊齊，擒齊王建，遂統一天下，改號爲「皇帝」，自稱「秦始皇帝」。年餘後：（以下錄「史記」「秦始皇本紀」之文）

「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二九年）始皇東行（巡行）郡縣，……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辦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禪梁父，刻所立石。……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琅邪山三面臨海，越王勾踐徙都琅邪時因山形起臺館，茲更新太之）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既已。齊人徐市（同「軾」，淮南傳作「徐福」，《古徐縣志》云，偃王諱）十九世孫名「議」，其見秦皇時別名「市」，字「彥福」。「市」「福」同音，因以爲字。）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梁嘉彬氏證「蓬萊」爲今日之日本列島，「方丈」爲今之濟州島，「瀛洲」爲琉球羣島。其說近似。）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之琅邪。

三十五年始皇大怒曰「……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二〇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琅邪，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上會稽（山名）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

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譖。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遠鵠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繫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遠鵠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山名，論衡作「勞」）成山（山名）弗見，至之罘，見百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謂沿海岸西行）至平原津（今德州境）而病。（公元前二二〇年）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趙之沙丘宮，在鉅鹿。秦始皇以十月爲歲首，至次年九月末爲一歲。故三十七年歲首十月出巡，而七月崩時仍爲三十七年。）

以上「史記秦始皇本紀」乃在數十年後漢太史令司馬遷根據當時石室金匱所收藏之「秦記」而作。「秦記」者，秦左史記荀子史記事之史官紀錄。漢高帝入咸陽時，蕭何之所收藏。始皇崩在公元前二二〇年秦七月。又三年漢高帝以兵入咸陽而秦亡。蕭何先入，悉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去，其事在公元前二〇七年秦十月。後，高帝定都長安，蕭何爲丞相，建「石渠閣」，作防火之金匱以貯藏之。太史令掌之。司馬遷繼其父司馬談任太史令，納石室金匱之藏而讀之，乃作「秦始皇本紀」。故此段文，乃根據秦代當時當地之史官紀錄，乃絕對無可流譖之史實也。（參看拙著「日本史武開國新考」（以下簡稱「新考」）及楊家駱作之「後序」。）

徐市「齎捕巨魚具」「入海」後之第八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二年），其故鄉之近鄰楚國（時楚國僅有薛郡泗水鄒郡三郡共有三十六縣之地皆與琅邪接壤）有年約六十七歲（見「新考」第八章）而爲西漢第一淵博作家，淮南王國之軍政學術第一要人，「淮南子」之一最要作者伍被，在淮南王劉安

謀反之案內，出而自首之孫祠中，有如下一段之陳詞：是於史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也。其言曰：昔來絕聖人之庭，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淫刑罰，矯負海之粟，聚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病耕，不足於耕種。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造豪恬築墳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積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

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秦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

「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皇之禮薄，得藥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

至蓬萊山，見之成宮闈。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

「宜何資以繼？」神曰：「以令名男子若（及也）服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說（同悅）。遣男女三千人，賚之五穀種，補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降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土卒女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亂者十家而七。

此乃伍被讒安成侯鄒聚謀反之策，其所舉者乃時人共喻之極惡，吳佛開之紀錄，在沈括尉佗傳之最高法曉時。主張守舊及以四千人會諸之決擇，固於當時皆謂云相公孫弘與廷尉張倉、朱邑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方爲博士，武帝從其言，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歲課高第可以爲郎中。是年，司馬遷二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其父樞除於史學，太史令承樞爵命。其次年遷仕爲郎中。（具見鵠序之文次年（公元前一二三年）而淮陰薨，其子淮陰侯薨，淮陰侯之嗣立也。）

孫弘先主其議，而其父太史令司馬談繼收其奏（太史令主收受奏書之正本而藏之秘府參考魏徵「隋書經籍志序」），皆遺當時事。後遺爲太史令，據其文以錄入史記。而伍被顯然出生於徐福尙在海外健在之時（約在公元前一八九年左右，時約在徐福末次入海後二十年。「新考」頁一五九有計算表）。其所生之地又與琅邪接壤。彼之父母皆徐福之同時人，又爲其近鄰，可能親見徐福入海時之徵發童男女五百工及繫縛之樓船等事實。至少伍被父母之年長親友，多曾親見其事。亦可能其親友之子被徵發而東去。元朝五年（紀元前一二四年），伍被父母尙存而爲淮南王安所囚。故此等紀錄，乃歷史無上準確之史料。

由以上極準確之記載，可知琅邪齊人徐市字福者，其人曾三次入海，首次於公元前二二九年先入所謂「蓬萊」島者視察一次，歸而爲「僞辭」，秦皇大怒而遣之。於是年二次入海「發童男女數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而此行所「費以巨萬計」。公元前二二一年末，復返琅邪請「善射者」携「連弩」與俱入海以射「大鯢魚」。始皇乃令其「齎捕巨魚具」於公元前二二〇年第三次入海。此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徐福第三次入海之後數月「始皇死而地分」。大陸紛亂，秦廷已無人追求徐福入海之責任。又三年而秦亡。故秦廷記言記事之史官紀錄，無載徐福第三次入海以後之事蹟。劉邦以平民起兵，其在大陸建國稱王，乃與徐福之入海建國稱王爲同時。當時在大陸中國稱王而建國者有十數人，皆一一爲漢王劉邦所戰勝而兼併。而在域外建國稱王者，則有趙佗之在南越，駒無諸之在東越，駒搖之在東甌，衛滿之在朝鮮，莊蹻之在滇，徐福之在海外。南越、東越、及朝鮮，皆因與漢接壤而先後見滅於漢。漢與漢之間隔一夜郎國，道遠路阻，因得幸存。獨徐福立國海外，滄溟浩浩，無從問津。去無信使，一通長安。

故漢廷文書中，在武帝以前不載其事。漢既不知其王國之所在，更無從而加兵。而漢代海上無禁，民間貿易，顯然可以自由往來。故伍被父子不但確知徐福之止王海外，而且確知其建國之地有平原且有廣澤。是漢初中國東部近海一帶，琅邪楚國與淮泗間之居民，固已詳知徐福等在海外建國稱王以後之事蹟。獨朝廷因更無他項官友文書，故除伍被之供辭外，別無他種紀錄耳。

徐福藉口求神仙與延年益壽藥之說，而移民入海之事實，見於秦始皇之言文書，無可懷疑。其費用之多，動員之衆，計劃之周密，所携物資之豐盈，又經其同時人秦始皇之諱證明於前，伍被之諱證明於後。而在秦始皇之世，東海各島，北起庫頁、北海道、濟州島，南迄海南島、昌宋、臺灣，無一不在石器時代之原始文化中，其居民既無高於石刀石斧石錐之利器，又無大於村邑部落之政治組織。故其移民之計劃，施之於任何洲島，皆無不成功之理。此乃必然之形勢也。果然，其同時之後暨伍被證實其止於海外而王矣，而且確知其稱王建國之地有「平原廣澤」。

亞東海中各島，有平原廣澤者不多。最南昌宋島有之。北則日本之本州島有之。再北則日本之北海道亦有之。又九州臺灣皆有平原。然九州島僅有之池田湖，臺灣島僅有之日月潭，皆微小不足道。而伍被生長楚國，仕於淮南，皆在中國之大澤區域。其澤之面積，多在千方里以上，故必不至以九州或臺灣之微小池沼為「廣澤」。其他各島，並此各數十方里之小池沼亦無之。然則有平原廣澤之地，僅呂宋及日本之本州北海道三島而已。而此三島之中，北海道偏在北海之北，而呂宋島偏居南海之南。徐福自琅邪出發，往來東海三次，甚見便捷。且其第一次第二次兩次入海，皆在始皇留琅邪之三個月間，尤可證明其所往之島甚近。而決無迂迴北往北海道或南赴菲律賓之可能。他島既皆不可說，然則徐福所傳之有平原廣澤之島，非日本之本州島而何？此一地理